

中国

新文学大系

1949-1976 第十集 电影卷 2

主编 陈荒煤

中国

新文学大系

1949—1976

第十八集

本书编辑委员会编

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, 1949—1976

In 20 volumes

VOLUME Ⅷ: SCENARIOS—Part Ⅱ

Editor-In-Chief: Chen Huangmei

Deputy Editor-In-Chief: Luo Yijun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7

Shanghai, China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49—1976

第十八集 电影卷二

主编 陈荒煤 副主编 罗艺军

编辑：本书编辑委员会

出版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发行：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印刷：上海中华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0.625 插页 6 字数 571,000

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册

ISBN 7-5321-1495-3/I·1183

定价：34.00元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—1976》编辑委员会

顾 问 赵家璧 丁景唐

主 编 江曾培

副主编 郝铭鉴

编 委 左 泥 邢庆祥 江曾培

郑 锺* 郑宗培 郝铭鉴

(按姓氏笔画为序,*为本卷执行编委)

本卷责任编辑 陆稼林

封 面 设 计 袁银昌

版 式 设 计 蒋福海

目 录

五朵金花	季 康 公 浦 (1)
战火中的青春	原著: 陆柱国 改编: 陆柱国 王 炎 (55)
红色娘子军	梁 信 (96)
李双双	李 准 (167)
农奴	黄宗江 (224)
小兵张嘎	徐光耀 (272)
早春二月	原著: 柔 石 改编: 谢铁骊 (336)
舞台姐妹	林 谷 徐 进 谢 晋 (387)
白求恩大夫	张骏祥 赵 拓 (459)
创业	大 庆 油 田 长春电影制片厂《创业》创作组集体创作 张天民(执笔) (551)

五朵金花

（一九五九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成影片 王家乙导演）

季康公浦

大理三月街。

远远望去，白色的篷帐、红色的布标、五彩缤纷的旗帜和那交杂着各种民族服色的人山人海，发出一片哄响的声音，在苍山脚下的三塔寺边逐渐展现开来。

一支长长的号角仰向天空，红绸在它那黄铜的长管上飘摆着，号角吹出呜呜的响声，这是白族人民的“绕三灵”歌舞开始了，长管喇叭下面立刻出现了跳舞的行列。

两个白胡子老爷爷，共同抬了株柳树枝，带领着一群白族男女青年旋转舞摆着，柳树枝一起一伏，有节奏地打着乐拍，使跳舞的人都合成了一个步调。

小伙子们穿着崭新的白汗褙、对襟黑领褂，脚上穿着花绒球布草鞋，扎了白布大腰带。在白包头和大草帽的下面还有人戴着黑眼镜。他们有的吹着竹笛，有的吹着树叶，围绕着盛装轻舞的姑娘们转来转去。姑娘们手摇着涂金银铃小折扇，有的挥着花手巾，有的打着小洋伞，摆动着彩色头巾垂下来的缨穗，晃着闪光的银饰物，舞着唱着，愉快

地微笑着。

为首的两个老爷爷一唱一答。

唱：

长角号呀，

答：

吹起来！

唱：

金钱鼓呀，

答：

敲起来！

两个老爷爷合唱：

唢呐铜锣齐声响呀！

全体舞蹈者答唱：

大家来赶三月街！

歌舞者忽然变成了若干圆圈儿，跳着霸王鞭、双飞燕、八角鼓等各种不同的样式；顷刻间这片广场便成了清歌摆舞的海洋，到处是悠扬的歌声，到处是婆娑的舞影，到处是眩目的彩色，使人看得眼花缭乱。

集市上充满了各色货物，绳索交织、篷帐栉比的地摊上，堆放着大堆大堆的土产药材、棉布百货等，有精制的细篾帽、篾席、篾背箩，有陶瓷器皿和烤茶用的瓦罐，有大张大张的兽皮，有锦鸡和孔雀的翎毛，有大捆大捆的茶叶，有各民族喜爱的工艺品、刺绣、花边等；当然也还有藏族地区牵来的牦牛，有各地牵来的驴马，有铁品厂出产的新农具，有各乡社运来的干果水果等。在这堆积如山的货物旁边，拥挤着密密的人群，他们应接不暇地欣赏着这许多货物，挑选购买着。

有人拿着一架完整的鹿茸卖给药材公司的收购员，有的在穿试着新买的衣服，有几个姑娘在挑拣着心爱的花边，有个藏族青年在戴上他新买的一顶狐皮帽子……还有两个土族姑娘买好了需用的物品，满满地抱着一大抱，走出了贴着“百货公司零售部”的临时铺面。

广场上，“绕三灵”的群舞仍在继续。

摇着金纸扇的姑娘和一个白族小伙子对唱着：

一年一度三月街，
四面八方有人来，
各族人民齐欢唱哪，
赛马、唱歌做买卖！

抬柳树枝的老爷爷走过，把对唱的一对情人冲散开了。但是他们立刻又结成了一伙齐唱道：

小伙子赛马显身手啊！

一帮小伙子接唱：

姑娘来相好人才。

四个打霸王鞭的姑娘舞着唱着：

夺得红旗无数面，
英雄人人爱！

众人接着唱道：

夺得红旗无数面，
英雄人人爱！

红旗下面是三月街的另一角，这里正举行着赛马的运动项目。

跑道两旁的观众，十分拥挤。

参加赛马的各族选手，也都穿了节日的盛装，骑着雄壮的高头大马，精神抖擞地缓缓跑来。他们挨次站到起跑线上，个个脸上都显露着跃跃欲试、急不可待的神情。苗族的青布包头、彝族的英雄结、藏族的兽皮帽和白族的带缨穗的白色头巾，一字儿排列开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。评判员是个小老头儿，绰号叫做爱管闲事老叔，手里拿着赛马选手名单，他忙乱地推着鼻梁上的老花眼镜，大声喊着名字。

“卡扬！”

一个苗族小伙子牵马走了过来，扬了下手说：“到！”

“哪里的？”

“漾濞的苗族！”说完，他在评判员的指点下站到一边。

评判员接着又念：“约克巴桑！”

一个藏族小伙子向腰间掖着长衫下摆，踏着索索响的皮鞋，神气地拉了匹白马过来：“有！”

“哪来的？”

“中甸！”

评判员让他站过去，推了下老花眼镜又喊：

“阿鹏！”

不见有人回答。小老头儿评判员转过身，向观众那边更大声地喊着：“阿鹏，阿鹏！”

在通向三月街的大道上，一个白族小伙子骑一匹骏马飞奔而来。他赶过路边的人群，赶过几辆马车，到一座桥头，被一辆马车把路拦阻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小伙子勒住马问。

几个姑娘手忙脚乱修理着车辆，看见小伙子走来，立刻求援似的七嘴八舌叫起来：

“没看见轮子掉啦！”

“小伙子，下来帮个忙吧！”

小伙子说：“我还有急事！”

“谁没有急事……”姑娘们吵嚷着。

“好，”骑在马上的小伙子，望了望赛马场的方向，跳下马来说，“试试吧！”

他摘下身上的布口袋，从里面掏出钉子、斧、锤等用具，走近了坏车的跟前。

衣着素雅的那个赶车姑娘金花，用草帽半遮着脸儿，默默注视着小伙子修车的动作。

赛马场上的跑马选手已一字儿排齐，有个戴红袖章拿着喇叭筒的人跑来，嘴对着喇叭筒向选手们说：“现在离赛马时间还有三分钟！”

选手中有人问：“裁判员呢？裁判员不见啦！”

裁判员在人群中到处找着：“阿鹏，阿鹏！”这边没有人应，他又跑到那边去喊。

戴红袖章的人穿过人群一把拉住了他：“老叔，赛马就要开始了，你这裁判员东跑西跑的又管什么闲事？”

裁判员：“这怎么叫闲事！一个选手还没来！”

戴红袖章的：“人家要弃权，这是人家的事情，你呀！真是管闲事老叔！”

裁判员：“哎哎，我这……”

戴红袖章的：“别说啦，快准备发射枪开始吧！”

裁判员跑回起跑线附近，掏出发射枪举向天空。

掉了轮子的马车已经修好，小伙子用他那布口袋擦着手上的油污，姑娘们嚷着：

“谢谢你，小伙子！”

“修车你倒很内行的。”

赶车的金花姑娘依然半遮着脸，用竹筒给小伙子浇着水洗手，一面问：“当过铁匠吧？”

小伙子头也不抬地笑了：“阿爹，爷爷，三代都是铁匠！”刚说完，突然听到一声枪响，知道误了赛马的时间，他叫了声，“糟啦！”立刻抛掉擦手的口袋，也顾不得捡拾地上的那些工具，便一跃上马，向赛马场驰去。

“金花姐！金花姐！”一个姑娘指着地上的工具说，“小伙子丢了东西！”

另一姑娘就喊：“哎……回来！”

金花轻声阻止她俩说：“别喊啦，我们先给他收着！”

各族赛马的选手们，都已放马奔驰在跑道上上了。两边的观众呼喊着、吹着口哨。

这时，小伙子骑马直冲过来，嘴里打着唢呐，让众人迅速让开。评

判员却没有注意身后，马把他冲撞了一下。

“哎，哎，你干什么的？”

小伙子在马上答：“我是剑川的阿鹏，来赛马的！”

“咳，到处找你，快，追……”

阿鹏急追过来。跑在前边的骑手，边跑边侧身拾着旗子，阿鹏也迅速地把地上的小旗捡起。

观众喝着彩。

修马车的几个姑娘们，从人群后面挤过来，金花也被她们拥挤到最前面。她们叫嚷着，向跑马场上指点着。

跑道上，十数匹马飞奔疾驰。飘着长袖的藏族小伙子，跑在最前面，接着是苗族的、纳西族的、土族的，阿鹏迅速地追赶上去，不断超过一些落后的骑手。

观众的叫好声、喝彩声，此起彼伏，喧响不休。

金花摆了下手，不让女伴们大声吵嚷，她的眼睛一直盯着阿鹏，不自觉地把手里抓的那个口袋，紧紧地贴在她的胸口。

阿鹏俯身马侧，一口气拣起十几杆旗子，他的马从最后跃进到第四位、第三位、第二位……只有那个藏族小伙子还跑在他的前面。

旁边的观众呼喊：“加油！加油！”“追上那匹白马！”

藏族小伙子向后打量了一眼，看见阿鹏追来，立刻加快了速度，死命拍赶着马匹，阿鹏也拼命追逐，他那栗色马头已挨近那白马的马尾。

两个花色点在飞奔，苍山像堵葱翠的墙壁，隐隐地向后移动。

群众的欢呼声更高了，评判员管闲事老叔也挥着手大叫着。

藏族骑手在拣最后一杆小红旗时，由于过分紧张，拣了两次没有拣起，阿鹏却趁此机会猛地把旗子拣到手里冲向最前面了，终点那边发出了一声枪响。

掌声雷动，观众热烈地叫着好，紧张的金花这才松缓了一口气。她听着大家的赞赏声，好像在赞赏她似的那样甜蜜、愉快。她手中抓着的那个工具口袋，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紧贴在她的脸颊上了。

在主席台前，举行着授奖仪式。

各族骑手们牵着马，手里抱着拣得的旗子向主席台走来，两边观众向他们扔着花束、纸屑，评判员拉着阿鹏的手，把小伙子拉到第一位。

主席——市委书记拿了一杆扎着彩绸的猎枪，朝天放了一响，然后将这枝还在冒着蓝烟的双管猎枪，奖给了小伙子阿鹏。

无数鲜花向阿鹏投来，各族的姑娘们都挤到台子跟前，投给他爱慕的眼光。

阿鹏兴奋地牵了马，从欢乐的人群中向外走去。忽然一只手在他的马颈上挂了一个美丽的绣花口袋，他扭头望去，看见送给他绣花口袋的，原来正是那个赶车的姑娘，他不禁怔住了。姑娘那朴素的衣着这时看来却是那样的漂亮、大方，头发乌黑，身材健美，又大又亮的一双眼睛，正微笑着向他注视。

她轻轻地说：“谢谢你替我们修好了马车，你的东西都放在这里边了！”

阿鹏有些慌乱地点点头，刚要说什么，被评判员这个管闲事老叔把他俩的话头打断了，他从背后伸过手来，一把拉住小伙子阿鹏说：“嘿，小伙子，马骑得不坏！”

“没什么。”阿鹏想摆脱他走开，但他却喋喋不休地讲着：“喂，我年轻的时候，也爱骑马，一口气能拣二十杆旗子，如今老了，不行了，看见你们青年人骑在马上飞跑，心里真喜欢。”

阿鹏心不在焉地跟评判员握了手，再寻找那个赠他绣花口袋的姑娘时，已不见踪影了。

晚上，营火晚会开始了，一堆堆的篝火燃烧着，广场上挤满了人，一些老人们围在火堆边喝着酒，弹着三弦，唱着大本曲。

小伙子阿鹏背着那个绣花口袋，穿过一堆堆篝火的火光和人群，寻找着他那意中的姑娘。可惜遍寻不见，他只好离开人群，独步走向洱海的岸边。

洱海微波荡漾，映着点点星光，那边一丛矮树林里好像有情人們的

喁语，这就更触动了他的心事，他拿起那绣花口袋，再望望那金光闪闪的山茶花，和绣在金色花朵旁的一对双飞的蝴蝶。

忽然，一声嘹亮的山歌从远方传来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哎……

大理地方好风光，

蝴蝶泉边好梳妆，

蝴蝶飞来采花蜜，

阿妹梳头为哪桩？

蝴蝶泉边，金花姑娘独坐在一块石岩上，对着水中的倒影梳头唱歌。泉水淙淙流着，一株古老的蝴蝶树覆盖着整个水池，成串的蝴蝶栖息在吊挂的枝条上，像珠帘般的低垂。水面，偶尔飞起了两只蝴蝶，它们亲吻着金花姑娘的香发。

小伙子阿鹏顺着歌声寻到这里，他惊喜地望了望泉水中的倒影，认出这正是他要寻找的意中人了，便悄悄躲在一丛月季花后，向泉池中扔过来一块石子，“咚”的一响，姑娘的面影撩乱了，蝴蝶成群地惊飞了起来。

金花诧异地抬起头四处观看，小伙子阿鹏唱起歌来：

哎……

丢个石子试水深，

唱个山歌试妹心，

有心采花怕有刺，

徘徊心不定！

月季花丛中露出那个绣花口袋，金花姑娘明白了，她轻理着头发，微笑着唱道：

有心采花莫怕刺，

有心唱歌莫多问，

有心撒网莫怕水哎，

见面好相认！

阿鹏听到这里，拨开面前的花丛，向姑娘走去：

阳雀飞过苍山顶，
留下一串响铃声，
阿妹送我荷包好，
咯是有情人？

姑娘也站起来，她躲在古老的蝴蝶树旁，唱：

燕子衔泥为做窝，
有情无情口难说，
相交要学长流水，
朝露哥莫学！

阿鹏：

祖传三代是铁匠，
炼得好钢锈不生，
哥心似钢最坚贞，
妹莫错看人！

这时他已来到姑娘的身边，把腰间一把精致的银鞘短刀拿出来，抚摸着那大红丝穗继续唱：

送把钢刀佩妹身，
钢刀便是好见证，
苍山雪化洱海干，
难折好钢刀！

他把精致的短刀递给金花，金花微带羞涩避开小伙子的视线：

橄榄好吃回味甜，
打开青苔饮山泉，
山盟海誓先莫讲，
相会待来年。

明年花开蝴蝶飞，
阿哥有心再来会，
苍山脚下找金花，

金花是阿妹!

姑娘羞涩地低下了头,接过刀,一笑跑了。阿鹏惊喜地望着姑娘的背影,轻声自语着:“金花!”

二

一池残荷花的破碎枯叶;菊花也由盛开逐渐枯萎;梅花映着白雪放蕊;洱海边的杨柳又已吐出嫩芽。时间易过,第二年的春天降临了,鲜艳夺目的山茶花遍野开放……

远方一群捞海肥的姑娘,拿着各种工具,轻轻唱着渔歌,走向了海边。

静静的洱海,在晨曦中闪烁着万点金光,三塔寺的塔影,倒立在洱海中间,苍山十九峰巍然屹立着,山光水影,都给人一种极其恬美的感觉。就在这静美如画的景致中,两叶长桨缓缓地摇动着,渔婆在划着船,小舟在推进。

在这一叶小船上,坐着三个人,一个矮矮胖胖的,挺着个大肚子,眼睛挺善良地眯缝着,他是个音乐家;一个细瘦条子,戴着副眼镜,显得很文弱安静,他是个画家;再有,就是我们早已熟识了的白族小伙子——阿鹏,他身边放着那只赛马得来的奖品——双管的猎枪,膝盖上挂着那个姑娘送给他的绣花荷包。

画家坐在他的对面,摊开速写本,正在描绘着绣花荷包上的图案。他一面描摹着,一面赞不绝口地说:“这图案绣得太美了!”

音乐家拨弄着手里新买来的一只小三弦琴,也从旁赞赏着说:“我完全同意,从绣花荷包,可以想象出,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!是不是呀,小伙子?”

阿鹏被他们说有点腼腆起来,笑了笑,没有说话。

画家忽然停下笔,有点不解地问:“不过这个姑娘也真怪,她既然约你今年来找她,苍山洱海地方这么大,怎么不告诉你个详细的地址呢?”

音乐家一拨琴弦,说:“咳,妙就妙在这儿啦,这是姑娘对小伙子爱

情的考验，要是真心，就不怕找啊！小伙子，我没说错吧？”

阿鹏被他问得越发不好意思起来，他笑着回答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说着，他有意岔开话题，问道：“金同志，卢同志，你们到大理以后，打算上哪儿去？”

音乐家开玩笑地：“打算和你一样，走遍苍山洱海到处找呗！”

阿鹏：“找什么？”

音乐家把三弦琴一扬：“找最美丽好听的民歌，和最热烈动人的画面。”

阿鹏：“那太好啦！我有十天的假期，咱们可以结伴儿走！”

音乐家一下子忽然发现了什么，原来是渔歌的合唱，顺风传来。他指着远处问：“那是干什么的？”

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远处，几只捞海肥的小船，正在缓缓地行进，每只小船上都堆满了海草，船尾上站着一两个姑娘。

划船的老渔婆插话了：“这是我们公社的姑娘们捞海肥啦！”

音乐家感叹地：“歌唱得真好，简直成了合唱队啦！”

画家：“哎，老大妈，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积肥模范，又年轻又能干，是吗？”

渔婆笑着说：“大家都这么夸她嘛！”

音乐家：“老大妈，你认识她吗？”

渔婆自豪地回答说：“怎么不认识？她就是我女儿，如今出息啦，去年当上了市劳模，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，还把她比做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！”

阿鹏：“山茶花……大妈，她叫什么？”

渔婆：“她叫金花！”

音乐家放下琴看着阿鹏，惊喜地重复了一遍：“金花！”

阿鹏这时早已站起来了，他把头巾和外衣脱下，往船上一丢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就跳下了洱海。

渔婆愕然。

音乐家得意地解释说：“大妈，他就是来找金花的！”

渔婆疑惑地望着他们，小船驶出了画面。

阿鹏向积肥船游去。

积肥船旁，有几个姑娘跳下水去。船上蹲着一个姑娘边指点，边向水里嚷着：“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！”

几个姑娘在水里摸着她们失落到海底的钉耙。

阿鹏游过来扣着船舷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船上姑娘说：“钉耙掉到水里了。”

阿鹏：“请问，你们这里有个金花吗？”

船上的姑娘：“有，你找她有事？”

阿鹏：“嗯！”

船上的姑娘热情地喊：“金花！金花！有人找你！”

水里立刻冒出一个姑娘的头来，她用手抹掉脸上的水说：“我在这儿，干嘛呀？”

船上的姑娘：“这人找你！”

小伙子愣住了，仔细看看，这不是他要找的爱人，却是个银盆脸、梳着鬓的小媳妇。他有点不相信地问：“你是金花吗？”

“是啊，找我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阿鹏结结巴巴地，“我问你，这儿还有另外一个金花没有？”

“你找哪一个金花？”小媳妇问。

“我要找一个挺……挺会唱歌的金花。也是个模范，戴奖章的。”

小媳妇：“噢，她呀！一个挺漂亮的姑娘是不是？”

阿鹏笑着点头。

小媳妇：“她在山上畜牧场哪！”

阿鹏：“那就谢谢你啦！”小伙子正要走，那个小媳妇却非常大方地说：“小伙子，姑娘反正跑不掉，帮我们捞捞钉耙好吗？”

“行啊！”阿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声，两人一齐钻进水底去了。

小船来到了村边的码头，渔婆把船靠稳，音乐家和画家上了岸。